

籌辦夷務始末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

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丁酉。

諭內閣。著派賽尚阿馳驛前往天津及山海關一帶。會同訥爾經額查辦礮臺事宜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現在倭夷在廣東日肆猖獗。已授奕山為靖逆將軍。隆文。楊芳為參贊大臣。馳赴剿辦。著錢寶琛。梁章鉅各於該省揀選大礮數十萬。試放有準。一俟奕山等飛調。即行迅速解往應用。如舊礮難資得力。或不敷應用。即著督臣迅鑄銅礮數十萬。約重三千斤為準。俾資輕捷而利施放。毋得遲誤。

又

諭現在剿辦。喫夷。必須厚集兵力。著惟勤於吉林派兵一千名。棍  
楚克策楞於黑龍江派兵一千名。牛繼於河南省派兵一千名。  
富呢揚阿於陝西省派兵一千名。瑚松額於甘肅省派兵一千  
名。妥為預備。一俟有諭旨調遣。即迅速派委曾經出師之得力  
將弁。管帶啟程。毋得遲誤。

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。竊查天津大沽海口。南與山東  
海豐縣毗連。北與永平府山海關通達。業延寬廣。路徑紛  
歧。上年該夷船曾經往來遊奕。瞬息東南風司令。難保不  
揚帆北駛。必須慎之又慎。水陸交防。臣自抵海口。日與鎮  
道營將。悉心籌計。凡濱海地方。但有可以通船上岸。及我

兵可以藏身暗伏。相機制敵之處。均經詳加考查。正在核  
辦間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一年正月。初三日。奉  
上諭。本日。據琦善馳奏。該夷不候回文。直撲虎門。開砲。我兵回攻。  
無分勝負等語。沿海各省地方。必應加意防範。著各該將軍督  
撫等。謹遵前旨。遴選弁兵。防守要隘。如有夷船闖入。即行相機  
勦辦。不可稍行畏葸。致誤事機等因。欽此。欽遵。臣惟有殫心竭  
慮。嚴密布置。以期慎固封守。查倭夷之四出滋擾。全賴與  
沿海奸商。交通貿易。於是未殺牲畜。不虞缺乏。必先斷其  
接濟。絕其淡水。使之水米無資。容身無地。攻剽自易為力。  
茲查天津大沽海口。南北兩岸。現計前存後調各營官兵。

共八百三十六名。擬於南岸駐兵五百名。派天津鎮陳金綏。齊同萬沽營遊擊經文岱。守備常善。及十把總等守禦。北岸駐兵三百三十六名。派署務關路參將羅應龍。督同署大沽營守備李文治。及十把總等守禦。甯河之北塘海口。先後調天津鎮標兵三百五十名。派宣化鎮石生玉。督同蘆臺營都司林策勳。寶坻營都司管德馨。及十把總等守禦。並逐日演放礮位。務期一律精熟。其自大沽海口迤南。至山東海豐縣交界止。內滄州之初口。滄州鹽山連界之趙家溝鹽山之狼坨子。與山東海豐縣接壤之各港汊。潮長之時。或寬二十三丈。或寬八九十丈。該夷三板小船。

儘可徑達。且易於登岸。亟應設防。擬於初口。趙家溝。狼坨。子三處。各派天津鎮標兵一百名。揀派備弁。分帶馬槍。礮。並發去五百斤神威無敵礮六位。暗伏嚴防。該夷或敢進口登岸。即令迎擊兜擒。仍於各處添設馬撥。以便往來馳報。得以聲息相通。又自北塘海口。迤北。至永平。豐潤縣屬止。內黑沿子港。以較寬。該夷上年曾駕三板船登岸。屢次買食。暨黑洋河。湖河等處。皆屬濱海港汊。現在調派遣化營兵一百名。由馬蘭鎮遊擊管帶。黑洋河。湖河二處。各派豐潤。玉田營兵五十名。由豐潤。玉田都司分帶。駐守巡防。仍於各處妥設馬撥。以通文報。至永平府臨榆縣屬之

石河口。暨秦王島兩處海口。附近山海關。最為緊要。已安  
駐山水三屯兩協兵五百名。嚴行防守。其餘撫甯縣屬之  
洋河。昌黎縣屬之狼窩。樂亭縣屬之臭水溝清河口。滦州  
所屬之劉家河等五處海口。即將前調提標兵八百名。均  
勻派駐。以資守衛。其沿海可以登岸路徑。實有若干處。已  
飭委保定府同知張起鵬。開州協副將向榮。前往詳細查  
明。酌量籌辦。如應添兵巡守。再行酌量調遣。至該夷航海  
而來。道遠人多。淡水食物。必資內地接濟。而奸商貪利。恣  
其取攜。事所不免。查大沽海口。出入船隻。有本地之商。捕  
船。江浙之沙船。閩廣之洋船。沙船洋船來直。皆在夏秋之

間。商捕船則自開河以後。即行出口。每年奉省未豆。攸關正賦。歷係截派。該船戶往運。即直隸民食。亦賴其販運接濟。勢難遽行禁絕。但嘆夷橫擾海上。若不設法防範。即使該船戶等不肯通夷。豈能保該夷之不行搶劫。擬於採無夷蹤之時。仍聽出入。稍有信息。該船未出口者。嚴禁出口。在奉省者。截留奉省。現在出示剴切曉諭。並分咨所到省分。查看情形。隨時截留。庶不致轉贖冠糧。若本地網船。大半捕魚窮民。水未偷運。尤所宜防。已飭沿海州縣。嚴密稽查。如有夷船北來消息。概不准其出口。查有與該夷淡水。一勺食物一合者。以從逆論。至火攻之具。毒流之藥。凡可



以制其命者。均當設法廣為置備。以待臨時施行。萬不敢  
稍有玩忽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寄諭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。據奏籌防海口情形  
一摺。覽奏均悉。所有安置礮位及斷絕接濟。添設馬撥等情。辦  
理尚屬周到。惟覺兵力單弱。著將前次所留一半兵丁。仍准其  
調撥。以資分堵。提督劉允孝。即日可到。著該署督會同該提督  
飭令石生玉。陳金綾等。巡查要隘。督率兵弁。認真防守。並將沙  
墩土壘。妥速辦理。所安礮位。試驗有準。即無須日日演放。虛糜  
火藥。礮位愈多愈好。直隸各鎮所設。有非急須應用者。即著遣  
員調取。或須添造之處。著仍遵昨降諭旨。督匠興造。毋稍遲誤。

天津為近畿咽喉要隘。大礮務宜多設。以壯聲威。即山海關亦應分置礮位。藉資守禦。昨曾降旨。飭令將沙墩土壘堆砌試驗。茲特派賽尚阿馳赴天津。會同該署督。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。於各海口如何安放礮位。堆砌沙墩土壘之處。辦理妥協。繪圖貼說呈覽。

山東巡撫托渾布奏。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欽奉

諭旨。倭夷在粵。益形桀驁。

救下沿海各省。痛加剗創。當將籌備大概情形。附片陳奏。拜指後。兩奉

諭旨。諄諄

訓誨。仰

聖謨之深遠。益感悚而思奮。連日復與所屬文武。悉心計議。預籌  
戰守之策。查東洋遼闊。無險可憑。登州府城。傍海為垣。夷  
船直可駛近水城。次則該府所屬之榮成縣。亦逼近海口。  
形勢較險。其他孤懸海外之島嶼。不下數十處。賊匪闖入。  
處處皆可侵擾。必使夷船不敢駛入內洋。然後濱海之城  
池可守。必使夷船不能轟及城垣島岸。然後內地之藩籬  
克固。是他省皆守易於戰。東省則戰守並重。夷人所恃。船  
堅礮烈。我以礮擊賊。不能一發即中。則礮雖大無所用。賊

以礮攻我。不能多方以避。則兵雖多而不足恃。臣以登州府現雖貯有一二千斤大礮。尚恐臨敵不敷應用。擬再添造二三千斤大礮十餘位。以資攻擊。業已籌款覓匠。飭令試鑄。惟東省水路并兵。於數千斤大礮。皆未練習。倉猝試放。多不應手。現雖責成各將備。不惜火藥。多方練習。惟製造之工匠。既無經歷之人。教練之將官。亦無傳授之法。查德州營參將尚五德。由正黃旗漢軍兵丁出身。據稱曾見該旗漢軍礮營所存數千斤銅礮。製法精工。其礮雖重。幸有礮車。移動便捷。礮兵亦多諳練之人。施放有準。查夷船在洋。倏忽靡定。數千斤大礮。必須便於轉移。方能向賊船。

轟擊可否仰乞

聖恩。

敕下正黃旗漢軍都統於礮營內選擇二三千斤大礮二位。並挑選該旗礮營章京一員。諳練礮手兵六名。飭發來東。俾得依樣製造礮車。就近教練陸營兵丁。如蒙

俞允。臣即遣該參將尚五德赴京領運。至臣前奏編查各島戶口。預備內徙。並掘斷島上泉脈。以絕夷匪薪水。現已委員查明島戶。此內有人數較多之處。勢難一概遷徙。且如蓬萊縣之廟島。長山。鼇磯等島。榮成縣之僅石二島。既為南北扼要。且又地面較寬。泉脈甚多。島民內徙。恐各島為賊占。

據仍被掘地取水。現擬以小島併入大島。擇大島中平力  
強壯之人。給械訓練。臨時再行撥兵遣弁。使與島民協守。  
以杜夷匪侵占擄掠。並訪求避礮之法。以麻袋貯沙土。間  
段排列。築成沙堆。高過城垣。並於其間段空間之處。安放  
礮位。沙性軟而滑。賊礮難猛。不能轟透。且我兵伏於堆後  
放礮。則賊不能窺伺。以之護城。固屬良策。即以之防衛島  
嶼口岸。均可不致為夷礮所傷。臣親於教場試驗。其法確  
為礮丸所不能透。現已檄飭省西各屬。購買麻袋四萬條。  
勒限運赴登州府。一面札行登萊青道王鎮。並遴選曉暢  
營務之濟南城守營參將托金太。新任高唐營遊擊陶昇

馳赴登州府。隨同登州鎮臣玉明相度布置。其沿海紮營之處。地勢寬狹不齊。不能排列沙堆。別令挑掘濠溝。約深丈餘。聞賊人開礮。我兵藏伏溝內。待其礮過。逼近內洋。出而攻擊。以我所長。攻賊所短。務使夷礮無所用其力。庶幾進可以戰。退可以守。辰下北風嚴寒。各海口堅冰未解。該夷船雖未必遽敢北來。然乘此暇豫。必須趕緊籌備。臣仍密咨兗曹兩鎮。豫為挑選健弁兵。整備軍裝器械。俟探有粵浙兩省確信。如果事機稍緊。臣即親帶省西官兵。馳赴登州府督剿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據托渾布奏。豫籌戰守事宜。擬添造大礮十餘位。

以資攻擊。並將小島併入大島。擇年力強壯之人。給械訓練。臨時再撥兵弁。協力防守。并相度形勢。排列沙堆。挑掘濠溝。豫選驍健弁兵。整備軍裝器械等情。尚屬周妥。均著照所議趕緊辦理。至請於正黃旗漢軍。破營。選擇大破。并挑選章京一員。諳練破手六名。飭發山東。俾資做造教練。著照所請。即令參將尚五德。赴京領運。以供備禦。

吏部尚書奕經奏。伏思喫夷猖獗。肆逆東南沿海地方。皇上命將出師。用彰

天討。殲除收復。剋期定奏膚功。竊以該夷狡詐性成。一經攻剿。勢必竄馳。習各省海口。惟天津切近。



京師早經

聖明指示機宜。安置礮位。防備已極周密。第天津錦州一帶海口。均以旅順。隄城島。廟島。為門戶。不可不嚴加防禦。李曾任盛京將軍。於該處海道情形。稍為知悉。敬為我

皇上陳之。查奉天地面。西南環海。旅順水師營。獨當其衝。而前南北隄城二島。距該處水面一百八十里。奉天山東兩省。分轄會哨。此二島北與旅順鐵山對峙。南與登州廟島對峙。凡商船往來天津等處。必由諸島左右經過。實為南來海路要隘。即夷船駛至。亦必先入旅順。隄城諸島。然後西至直隸天津各口。北至奉天錦州各口。該處若預為把守。安

設礮位。添駕船隻。兩省聲勢聯絡。巡邏哨探。迎擊避歸。該夷斷難闖入。設有漢奸勾引。彼必疑其誘入羅網。不敢相從。是嚴守旅順。隍城各口。最為東北海防第一要策。查

盛京內外各城。共貯礮五百餘位。如將其中大而準者。選擇數位。運往旅順各口。相度形勢。或築臺安設。或用船駕放。其遼南隍城各島要地。亦應由山東巡撫。遴運大礮一體安置。設有夷船駛至。兩面轟擊。可期得力。查旅順水師。額設官兵僅十五員。領催兵丁六百名。水手一百名。即調到各城官兵。止能守岸。而往來洋面巡防。必須添募水勇。方能敷用。至旅順遼東。如靛子窩各海口。雖不如旅順西面

各處緊要亦須盤詰奸細。嚴為防備。惟各卡倫兵數無多。自應招練水勇鄉勇。協濟巡防。再旅順東南一帶。大小島嶼。其中儘有可以停泊夷船。且恐伏藏漢奸。接濟水米。亟應預為稽查防範。請

敕下盛京將軍。奉天府。君山。東巡撫。各相機妥辦。仍將如何辦理之處。各繪圖貼說具奏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本日據奕經奏查奉天地面。西南環海。旅順水師營。獨當其衝。而前南北隄城二島。為奉天山東兩省分轄。凡船隻往來天津等處。必由左右經過。實為南來海路要隘。請預為把守。安設砲位。添駕船隻。使兩省聲勢聯絡。巡邏探哨。並旅順

水師官兵。額設無多。必須添募水勇。方能敷用。其鏡子窩各海口。亦須招練鄉勇。協濟巡防。至旅順東南一帶小島。其中有可停泊夷船。藏伏漢奸之處。亦宜預為稽查等語。現在廣東浙江。已興師征剿逆夷。臺經申諭沿海各將軍督撫。嚴加防禦。天津為近畿重地。尤宜整飭兵防。有備無患。旅順隍城諸島。既為南來海路要隘。是嚴守各口。即足以斷夷船來路。著耆英於盛京存貯砲位內。擇其大而準者。運往旅順各口。相度形勢。或築臺安設。或用船駕放。其遼南隍城各島要地。著托渾布遜運大砲一體安置。設有夷船駛至。兩面轟擊。可期得力。該將軍巡撫等。務各相度機宜。迅速妥辦。仍將如何辦理之處。各繪圖貼說。

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。

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暎夷自前赴天津稟訴  
奉

旨准其查辦後該夷已心知欽感。迨本月十五日。正在查辦之際。  
祇緣該夷僻處化外。向無紀律。當此夷兵環聚之時。未能  
約束。致升兵情急。占奪沙角砲臺。並將大角砲臺攻破。該  
夷旋即自知悞悔。現在據稱。情願將定海繳還。統撤師船  
回棹。並將粵東之沙角砲臺獻出。惟該夷素以懋遷為務。

歷蒙

天朝寬大之恩。准令通商。俾資生計。自斷其貿易後。舉國無以

為生。並以該國距此數萬里。航海而來。動輒經年。越歲拋撇。鄉井。隔離骨肉。情可矜憫。間觀西洋夷人。久沐

天朝懷柔。曠典。得以攜眷在澳門寄居。今此事同一律。欲求代為籲懇。

天恩。自道光二十一年起。

准其仍前來粵通商。並請做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門之例。

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。泊舟寄居。即不敢再求往他省貿易各等情。懇請代奏前來。奉旨。給咨該處。令其作速由海道齎赴浙江。將定海刻印繳還。奉亦即收回沙角外。可否

仰懇

聖恩。俟伊里布奏報收回定海後。

俯准該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來粵通商。並做照西洋夷人

在澳門寄居之例。

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。出自

通裕鴻慈。

琦善又奏。竊准軍機大臣密寄。奉

上諭。據琦善奏夷情漸迫切。現在籌辦一摺。該夷反覆諄張。難以  
理喻。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說。多方羈絆。一面妥為預備。備事有  
變更。即奮勇攻擊。以懾夷膽等因。欽此。伏查該夷桀驁性成。誠

如

聖諭難以理喻。而其船隻之多。大小悉備。火器之利。遠近兼施。此間水師廢弛。已非一日。雖現在提督臣關天培亦須竭力鼓勵兵心。而積重難返。究多畏葸。且該夷動輒火攻。師船礙難貼近。加以漢奸導引。水路交窺。省城則又無要隘可扼。李旻因目擊情形。萬不得已。欲以一人之身。拯衆人之身。不避重罪。量允所請。瀝陳具奏在案。茲欽奉

諭旨。跪聆之下。惶懼倍深。雖現在業據該夷情願繳還定海沙角等處。經李旻另摺據情代奏。惟李旻於未奉廷寄之先。輒以勢出無可如何。酌允代懇

恩施。冒妄之咎。實所難辭。理合再行恭摺密奏。請



旨將李從重治罪以儆庸懦。

琦善又奏再嘆夷遵照繳還定海沙角。願懇通商寄居。並  
以李冒昧量允所求。請

旨治罪。業經分別具奏在案。查該夷於本月二十三日。遞到夷書  
二件。一係遵繳定海沙角。一係請於尖沙嘴香港寄居。李  
以尖沙嘴新建礮臺。設兵防守。非如香港之孤懸外洋可比。  
且係兩處地方。礙難允准。當又備文。仍令委員持往辯論。茲  
於二十五日。又據該夷投到回文二件。一係止請於香港一  
處泊船寄居。一係求釋夷人二名。李查現在大局將定。前所  
獲之夷人。自可無庸拘留。即准其查明釋放。至於香港地方。

李先已派員前往勘丈。俟奉

旨准行。再與該夷酌定限制。廣州開港一節。該夷狡執異常。其情實屬迫不及待。逆經再四論說。已據該夷於二十三日來文內。聲請以明歲正月初旬為期。李代奏乞

恩摺內。聲明自道光二十一年起。似於明降

諭旨。尚無窒礙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本日據琦善奏。嘆夷情形。及該夷意欲繳還定海。各一摺。該大臣冒重罪之名。委曲從權。朕已鑒此苦衷。惟該夷反覆無常。既不將定海繳還。復敢屢次開礮尋釁。若不加以兵威。安能令其畏服。現已明降諭旨。布告天下。志切同仇。昨復派

兵山隆文楊芳帶兵赴粵剿辦。勢難中止。今據該大臣奏稱。該夷情願繳還定海沙角等處。恐係巧為緩兵之計。儻甫撤兵。旋復猖獗。是我兵進退反無所據。但既據琦善苦心調停。即著琦善作為己意。飭令速還定海沙角。退出外洋。且俟我兵雲集。示以聲威。大加懲創。彼時該夷恐懼乞憐。再由該將軍等酌量情形。代為奏請。此時惟有設法羈縻。仍密為防範。不可稍有疏懈。致墮奸計。再香港地方。離省遠近若干里。地形寬狹若何。在彼開港。是否有關利害。著一併迅速查明具奏。再降諭旨。

己亥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哥倫四川總督寶興。前因逆夷猖獗。節經降旨。令

該督調兵四千名。赴粵剿辦。諒已分起道行矣。因思張必祿曾任提督。統兵剿辦川夷。此次赴粵之兵。如有績應起程者。著寶興飭知該員。隨同赴粵。交奕山等差遣委用。如已全數出境。亦著飭令迅赴廣東軍營。聽候調遣。

浙江巡撫劉韻珂奏。竊臣於本月初九日。自杭州省城東渡。十三日先至甯波府城。密查定海逃避難民。現在尚有男婦六千餘名。俱係各依所親。分往四鄉。亦有在城內者。並非聚集一處。均經府縣暨各委員。紳士查明戶口。設立門牌。定期五日一次。散給撫卹。尚不致有遺濫。其陸續後來者。隨時查明添給。該難民等均沾實惠。極為安帖。臣隨

於十四日由陸路馳抵鎮海縣會晤

欽差大臣伊里布。公同商議。以倭夷在粵強橫。設在彼受挫。恐又  
來此滋擾。防堵之法。務求加倍周密。以固藩籬。復同往招  
寶山。周歷踏勘。尚有應行添工設防之處。當飭府縣趕緊  
修造。臣復密飭定海縣岱山巡檢趙廷詔。差役探得定海  
道頭港內。停泊夷船十九隻。岑港泊夷船一隻。長白港泊  
夷船兩隻。沈家門泊夷船兩隻。此外並未加增。夷情尚未  
有鴟張形跡等情。臣查該夷狡譎異常。其陽為安靜。實陰  
包險謀。更屬可慮。尤應嚴密防範。現經伊里布與提臣余  
步雲。祝廷彪等。嚴飭守口將弁兵丁。倍加勤慎。晝夜巡防。

一俟巨礮鑄就。分設要隘。守剿更屬得力。臣查海宣州乍浦等處各海口。均逼近省垣。最為緊要。臣莅任後。雖札飭該管道府會同營汛。親勘籌備。惟礮位單弱。究慮未能盡善。且溫台紹三府所屬海口。攻難不一。皆係隨時防堵。而糧船俱已歸次。督催漕糧。彈壓水手。亦關緊要。現在伊里布與提鎮臣等。皆駐鎮海。甯波所屬海口。均可就近策應。似無庸臣聚守此地。謹於拜摺後。即馳赴海甯乍浦一帶。親為查看。慎重堵禦。再回省督催漕務。兌開事宜。以免稽遲。仍嚴催藩司速飭委員。分頭購備鐵斤。趕緊解省。鑄造礮位。以便分解沿海各險要。俾資捍衛。

硃批覽奏均悉。

劉韻珂又奏。再臣十二月十九日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

上諭。本日據琦善奏。查探喫夷漸形迫切。該夷兵船日增。駛近虎門。內有打夾鬼船二隻。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。此係向來所無。其心已可概見等語。從前命琦善查辦。原係朕慎重用兵之至意。今聞該夷到粵後。更形驕傲。且所願甚奢。非仁義所能感格。其勢不得不加征剿。以示創懲。除由六百里諭令琦善督事。羈縻。再行隨時將情形馳奏外。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。仍遵前旨。加意操練。以期有備無患。各省濱海地方。港汊紛歧。著各酌

量形勢。分撥防兵。嚴密布置。勿得稍有疏虞。目下重營等因。欽此。仰見我

皇上洞察夷奸。思患預防之至意。臣自十月間抵任後。採訪定海夷情可疑。當即據實入奏。一面通飭沿海各屬。小心防守。嗣因杭嘉紹溫臺五府。海口歧雜。均應添設巨礮。而

欽差大臣伊里布等鑄之礮。祇數甯波一府之用。不能分給他府。臣又飭司添買鐵斤。以備鑄製。嗣因吳夷在粵。語漸強橫。隨節次移行各鎮道。加意防堵。復於十二月十六日。准伊里布恭錄

諭旨。咨會。欽遵。嚴密防範。又經飛飭各處遵辦。現蒙



聖諭諄切。自應懍遵。撥兵嚴防。何敢稍存懈忽。惟各處兵丁。破位前已凋解。鎮海而鐵斤。尚未購齊。巨砲趕鑄不及。且惟有嚴飭地方文武。督率在防兵丁。並添備練勇器械。就現存各口破位。嚴密布置。晝夜巡防。以免疏虞。

硃批。嚴密防守。如有可乘之機。即行剿戮。

庚子。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奏。竊等節奉

諭旨。操練槍礮。妥備攻剿。因秦王島距山海關三十餘里之遙。有叛長莫及之勢。遠委協領塔清安。統領官兵。加意防守。並派佐領智鷹。晝夜哨探。茲於本年正月十一日亥刻。接據秦王島帶兵協領塔清安文報。十一日巳刻。哨探佐領智

廣瞭見夷船一隻。稅運看不真切。當飭該佐領率同前鋒  
前往海島金山背一帶。哨探虛實。旋經聲稱金山背實有  
大夷船一隻。在洋遊奕。向東南駛去等情。呈報前來。伏思  
夷情叵測。逆料不及。而秦王島水路直達老龍頭。切近山  
海關鎮城。山海關拱衛

京師。著名要地。彈壓尤關喫緊。當即揀派佐領防枝四員。帶  
同挑備鳥槍弓箭并兵一百名。馳赴秦王島。又與協領塔  
清安調度。先後合兵二百餘員名。分馳赴秦王島。與協領  
塔清安商榷。晝夜瞭探。如有逆夷船來。必須見其登岸。度  
量開放槍礮。足以相及。方可攻擊制勝。再督伏兵齊出。萬

不得稍形畏葸。惟老龍頭逼近鎮城。誠恐逆夷乘虛而入。復遣委協領阿彰阿帶同挑備弓箭兵五十名。會同防堵官兵二百餘員名。晝夜偵察。李仍回鎮城。親督關隘官兵。傾緝漢奸。以防內患。如秦王島老龍頭兩海口。夷船駛至。李刻即馳往。相機攻剿。但山海關滿營官二十四員。兵八百名。現已分派海口四百六十餘員名。鎮城祇有兵三百餘名。實不敷調撥。李先行札調喜冷二口。烏槍兵一百名。以為策應攻剿之用。

札拉芬奏又奏。再李到任之初。查點庫存火藥。祇有八百餘斤。不敷應用。當即奏准儲備火藥一千餘斤。派員赴部

趕領。迄今尚未回關。請

敕下直隸總督訥爾經額。即在省城所備火藥內。趕緊撥運三四千斤。運送到關。以資攻剿。

諭內閣。著派哈喇阿馳驛前往山海關。查辦事件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寄諭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春。據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。有夷船遊奕。旋向東南駛去。已派兵分布各隘等語。現派哈喇阿馳驛前往。協同堵禦。並飭令訥爾經額。即派兵八百名。運送火藥三四千斤。交哈喇阿扎拉芬春。揀選應用。該夷船雖已駛去。難保不折回滋擾。且恐續有至者。尤宜加意偵察。認真防守。前降諭旨。飭令訥爾經額於山海關各隘口。多安砲位。

諒已遁。該副都統於瞭見夷船。度其相距遠近。足以相及。即著奮力轟擊。仍隨時督飭兵弁。四面巡哨。毋稍疏虞。

又

諭。本日據扎拉芬泰奏。本月十一日。哨探夷船一隻。在山海關。王島海洋遊奕。旋向東南駛去。等語。該夷行蹤詭秘。不可不防。現已派哈喇阿馳赴山海關。協同防禦。並飭令耆善托澤布。嚴密各防要隘。但恐該處兵丁單弱。著該署督迅派兵丁八百名。撥給火藥三四千斤。由驛遞送前往。以資捍衛。賽尚阿於十七日起程。著納爾經額。即駐紮天津。督飭將弁。加意偵察。瞭見夷船蹤跡。切勿遽行開砲。迨其傍岸。或竟登陸。即奮力剿擊。斷其

歸路。天津為近畿咽喉。關係重大。該署督務當嚴密加意防範。毋稍疏虞。是為至要。

又

諭。本日據扎拉芬泰馳奏。山海關秦王島。有夷船遊奕。當經派兵哨探。據報有大船一隻。向東而駛。去等語。山海關洋面。與奉天山東。尤為切近。彼處既有夷船蹤跡。恐奉天山東兩省。亦不免有窺伺。著耆英。托渾布。各飭將弁兵丁。勤加哨探。嚴行防守。儘有夷船闖近海口。即便誘之登陸。聚而殲旃。最為上策。若甫經瞭見。遽開槍砲。轉恐未能及遠。徒糜火藥。而逆夷仍復遠颺。未足以示懲創也。

辛丑。

欽差大臣偏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。竊於道光二十一年。正月初三日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

上諭。據裕謙奏。審度制勝之謀一摺。據奏定海有懸名岑港為第一險要之地。該夷不識地利。不能併據。應以精兵先據岑港。再行分兵守險。聲東擊西。又條陳可以無慮者四。不可緩待者六。並言各省皆可議守。浙江必應速戰等語。所奏均不為無見。著伊里布體察情形。相機妥速辦理。斷不可稍存彼此之見。致誤事機等因。欽此。仰見我

皇上博採旁求。諄諄訓誡之至意。查李自抵浙江。探悉夷船分泊定海城外道頭等處。其衆半存船內。半住城中。計非水陸夾攻。無由制勝。即經恭摺奏明。一面密探鎮海何處可以出師。定海何處可以屯兵。何處可以進剿。以期潛師暗渡。伺間用奇。並將何策可克復城池。何策可驅除醜類。與提鎮及在事文武。詳細熟籌。俾不致冒昧興師。輕於一擲。今裕謙所稱遣兵乘夜渡海。分守險要。聲東擊西等語。即李前次所陳襲之之策。而屯兵岑港之說。則係李從前本欲舉行。因改議招撫。復又中止之事。是裕謙陳奏機宜。與李大意相同。惟岑港現有夷船泊守。非復昔日情形。而白晷



采和舉重譽。概攬惠馬譽。晚峯嶺雖在縣城之後。但或則中隔港汊。或則地非偏僻。均非實在間道。我兵登陸襲擊。須由翁山。雙髻山等處而進。紮前已逐細陳明。裕謙所探。尚有未確。至於制勝之謀。固在陸戰。然止擊之於陸。而不擊之於水。尚難全勝。蓋該夷性最狡猾。明知陸戰非其所長。故其船隻緊傍縣城之外。不敢遠離。我若僅從陸路攻剿。彼必蟻附登舟。閉城轟擊。我兵即難免受虧。縱能克城。亦難守禦。故水陸兩路。必須同時並舉。使其首尾不能相顧。方可得手。紮前指所以有分兵兩隊。一從陸路潛進。由山上壓下。殲戮其衆。一用小舟密載柴草。自僻港轉至道。

頭。焚其船隻之議也。惟擘現在兩接廣東

欽差大臣琦善來咨該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。攻擊該省沙角。大角兩礮臺。已一被占奪。一被攻破。其情極為猖獗。浙省夷船尚有二十餘隻。勢非單弱。我兵非確有把握。不宜輕進。庶免挫衄損威。江浙兩省沿海之區。亦不至即被騷擾。擘現又嚴催礮位。并添造二十四槳快船。雇備商舟漁艇。招募熟識海性水勇。逐一趕緊辦理。俟大兵齊集。即當體察情形。潛師航海。設法進剿。斷不敢稍涉稽遲。亦不敢輕於嘗試。以致有負

委寄。

伊里布又奏。再該夷現在粵省情形極為光悖。竊接閱該省來咨。不勝憤懣。該夷於攻奪砲臺之後。復又投遞夷書。列款請求。竊雖不知其所列者共有幾款。所求者係屬何事。但恐該夷逞強要挾。辦理諸形棘手。制敵之謀。不嫌博採。竊現接原任大學士阮元來函。以風聞琦善到粵之後。該夷未能馴順。晝夜焦思。素知在粵通市各國。啖咭喇之外。惟味喇啞團最為強大。其國地平多禾。啖夷仰其接濟。不敢觸犯。而味夷在粵。向係安靜。非若啖夷之頑梗。若優待味夷。免其貨稅。又將啖夷之貿易。移給味夷。則味夷必

感荷

天恩力與倭夷相抗。且倭夷之船廠。多向海外各國。租賃裏脊而  
來。若味夷為我所用。則各國聞知。無難瓦解。至味夷既經  
受

恩。倭夷心必不服。各省口岸。恐有一二處被其衝突。然其勢既衰。  
我堅壁清野。來則應之。亦不難於却退。第係病中揣測之  
法。未識是否可行。是以未敢瀆奏等語。查此時粵省情  
形。甚為迫切。再與接仗。是否必勝。殊難預期。如因其投書  
陳請。再與招撫。又恐其求索煩多。勢難概准。若假味夷之  
力。以制倭夷。似覺事半功倍。難以

天朝之大。借助外夷。未為正解。然兵法中本有伐交之說。而以

夷制夷之法。漢唐以來。載於史策者。不一而足。倣而行之。尚非失體。且以招撫。喚夷。與驅策。味夷。兩事相提並論。亦屬此善於彼。阮元之策。似亦不為無見。惟味夷。能否制服。喚夷。果否肯為我用。此外有無窒礙之處。竊未能深悉。即阮元雖學多年。亦恐不無今昔之異。理合附片密陳。上求宸斷。僕蒙

採納。仰懇

敕下。署兩廣督臣琦善體察情形。密為措置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據伊里布馳奏。覆籌制敵機宜一摺。前因逆夷日漸猖獗。屢經降旨。令伊里布迅速進兵。攻復定海。均由六百里

遞寄。計此時當已接奉。據奏水陸兩路。必須同時並舉。仍俟大兵齊集。即當設法進剿等語。現在逆夷在粵肆擾。勢不能兼顧定海。前據該大臣奏定海留屯夷匪。備防疏懈。正可出其不意。迅即出師。若待催鋒礮位。添造船隻。召募水勇。必至遷延日久。坐失機宜。著伊里布仍遵前旨。體察現在情形。遇有可乘之隙。即行進剿。至琦善所稱不宜輕進。挫衄損威等語。粵東夷情反覆。朕惟一意主剿。現雖有退還定海之語。全不足信。已授奕山為靖逆將軍。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。馳往勦辦。該大臣身膺重寄。務須同仇敵愾。迅奏膚功。儻藉口廣東來信。稽遲時日。以致貽誤事機。惟伊里布是問。恐不能當此重任也。懍之勉之。

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奏。竊等前因秦王島於本月十一日巳刻。瞭見夷船一隻。在洋遊奕。復向東南駛去。緣由恭摺奏。

聞在案。又於十三日丑刻。據秦王島帶兵協領文報。十二日辰刻。瞭見夷船三隻。在洋遊奕。又有桅蓬大船一隻。停泊洋面。旋於未刻向東南駛去。其大船一隻。酉刻向南駛去。等情。前來。等接聞之下。殊深詫異。查十一日。曾瞭見夷船在洋遊奕。即向東南駛去。今夷船四隻。或停泊。或遊奕。仍駛往東南。瞭不見蹤。必須跟蹤哨探。方可核實奏辦。但山海關滿營。向無師船。臨榆地方。又無商船可覓。因思天津係商

船聚集之地。原可雇覓哨探。以得確情。惟夷情狡詐。設若停泊。攔江沙外。尚恐不止此數。而防堵官兵。似覺單薄。必須厚集兵力。會合攻剿。以壯軍威。李所屬四處官兵。五百五十餘員名。先已札調烏槍兵一百名。接應攻剿。下餘官兵。四百五十餘員名。均係駐守四處關口要隘。未便再行調撥。第直隸綠營官兵。設遇征調。悉聽直隸總督提督調遣。城恐逆夷倉猝攔近海口。登岸滋擾。我官兵寡不敵衆。合無仰懇

天恩。

敕下直隸總督。迅急雇覓商船。調撥官兵。前來山海關。會合攻剿。



扎拉芬泰又奏。再。李正在具奏間。十三日申刻。又據泰王  
島帶兵協領塔清安文報。十三日午刻。瞭見夷船二隻。在  
洋遊奕。離岸甚遠。未刻。仍在洋面遊奕等語。李伏思泰王  
島洋面。船隻忽來忽去。游奕三日之久。並未見有動靜。且  
夷情詭譎。又有陸路兵丁名色。不無漢奸潛蹤鎮城內外。暗  
探虛實。接引情事。李現駐鎮城彈壓。一面將存城官兵三  
百餘員名。分布鎮城各門。及關口要隘。妥為防護。一面密  
派馳騎。校烏爾根岱。率兵數名。改裝易服。不露聲色。在於  
街巷市集各地方。偵密訪查。一遇語音形跡可疑者。刻即  
拏獲。訊究來由。可得船夷之多寡。駛來之底細。尤恐逆夷

潛由無名海口。登岸滋擾。弩一面具奏。一面飛咨。

盛京將軍。直隸總督。刻即添派官兵。在於沿海各地方。慎密

防禦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昨據扎拉芬奏。秦王島洋面。有夷船遊奕。已有旨派哈琅阿。馳往查辦。並諭令訥爾經額。迅派兵丁。撥給火藥。以資捍衛。本日。復據馳奏。秦王島洋面。續有夷船四隻。或停泊。或遊奕。仍駛往東南等語。著扎拉芬。秦遵奉前旨。加意嚴防。如該夷船復行駛至。著即會同哈琅阿。並現調兵弁。俟其船相距。遠近足以相及。方可施放槍礮。或誘之登陸。便可奮力痛剿。仍隨時巡哨偵探。毋稍疏虞。至近關一帶。無名小海口。尤須密為

布置仍隨時隨地。相度機宜。嚴密防禦。

又

諭。昨據扎拉芬泰奏。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。當降旨令  
耆英。托渾布。嚴加防守矣。本日復據扎拉芬泰馳奏。續有夷船  
三隻。在洋遊奕。又有桅蓬大船一隻。停泊洋面。旋於未刻向東  
而駛去。其大船一隻。酉刻向南駛去等語。夷情詭詐。去來無定。  
現在山海關洋面。既續添有夷船。奉天。山東。與該處洋面切近。  
尤不可不防其竄入滋擾。著耆英。托渾布。仍遵前旨。加意偵探。  
密為防範。如瞭見夷船駛近。必度量礮力可及。再行施放轟擊。  
或可誘之登陸。聚而殲旃。即行痛加剿洗。該將軍等。總當相度。

機宜於兵弁器械。應調撥者即行調撥。應準備者即行準備。務使勝算克操。是為至要。

又

諭。昨據扎拉芬奏。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。當降旨令納爾經額駐紮天津。督飭將弁加意防堵。本日復據扎拉芬奏。馳奏。續有夷船四隻。或停泊。或遊奕等語。逆夷船隻來去無定。山海關至天津一帶海口防堵均關緊要。昨有旨著該署督迅派兵丁。撥給火藥。文哈喇阿等調遣。計已遵奉妥辦。著即迅速由驛送往。俾資捍衛。天津為畿輔咽喉。如前調兵力不敷。堵禦著准其相度機宜。續行徵調。該逆蹤跡詭秘。關口要隘。固宜妥

為防護。至各處無名海口。更恐該逆夷出我不意。登岸滋擾。著該署督密為布置。並派撥員弁。隨時偵探。嚴密防守。毋稍疏虞。  
壬寅。

諭內閣。據戶部奏查明廣東鄰近省分實存銀兩。開單呈覽。著戶部即於鄰近省分及各省酌撥銀二百萬兩。奏請撥解。

閩浙總督顏伯燾。浙江巡撫劉韻珂奏。竊臣顏伯燾於上年除夕。經由江蘇常州會晤。署兩江督臣裕謙。備細詢問。江蘇現在防堵情形。據督臣裕謙面述。半年以來。悉心經畫。一切調遣製造防勦制勝各事宜。在在均已周密。確有把握。江蘇海口似可無庸過慮。臣顏伯燾復一路探訪定

海夷情。查今夷船二十餘隻。分泊定海道頭岑港沈家門  
三處。較前尚未加增。亦未露蠢動形跡。但各處奸民時有  
私赴夷船。潛通貿易者。臣顏伯燾正月初四日。行抵浙江  
省城。撫臣劉韻珂。適於除夕。旋自鎮海。觀面縷述。與臣顏  
伯燾沿途所訪。大畧相同。臣等伏查定城失守。我兵隔海  
相望。半年之久。未嘗一矢相加。該夷初計。陽為恭順。遠赴  
天津。呈遞折詞。逆料重臣自北而南。查辦需時。藉此開河  
修屋。築臺列寨。已據山川之險。且分艘赴粵。復敢逞其狡  
詐。妄肆要求。以致浙省重議守防。轉形失計。臣等愚昧之  
見。竊謂赴粵之夷。既已負固反覆。則在浙醜類。勢必鬼域。

愈增。定海雖為外洋。實同腹地。該夷自去歲六月以來。公然安居吾宇。進亦可戰。退亦可守。僅復再事遷延。漢奸附和日眾。則各處嗜利之輩。必致煽惑益多。是定海一日不復。其為心腹之患。有不可勝言者。臣劉韻珂抵任後。思患預防。首先密飭地方各官。並密委委員。潛赴各縣。設法安撫。竊幸民心固結。嚮義可嘉。當將應行添防各條。商會

欽差大臣伊里布。廣為綜核。目下相度籌辦。已剴切勘諭。彼處各縣紳士。分造小船。預備火攻之用。並諭該紳士等。潛覓渡兵間道。密為嚮應。並飭委員趕鑄銅礮。以為必勝之計。惟是戰守固應夙備。而調遣尤宜得人。臣劉韻珂身為浙省

巡撫政務殷煩。勢難專顧防堵。即日嚴船齊備。大兵雲集。

臣伊里布。縱能振發有方。而襄贊商籌。究形寡助。查已革

兩廣督臣林則徐。已革閩浙督臣鄧廷楨。臣等均素知其

林等

有體有用。其心思才力。臣等撫衷自揣。深愧不如。且又為

該夷所畏忌。而屢欲中傷者。該臣等雖前此辦理未協。第

既蒙

嚴譴。更難置身事外。臣等再四熟商。用功不如用過。合無仰懇

皇上天恩。准予戴罪自贖。

飭令迅速馳驛赴浙。林則徐駐紮鎮海。鄧廷楨駐紮甯波。會同伊

里布。籌辦一應攻勦事宜。併乞



逾格鴻慈一體假以事權。今得陳奏。乃為有裨。如該二臣不知奮  
勉圖功。即請治臣等以妄舉之罪。

殊批。一片妄言。不料汝等有是意見。而又敢形諸奏牘。殊增憤懣  
也。

劉韻珂又奏。再臣於鎮海縣行寫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  
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

上諭。本日據劉韻珂奏。遵赴鎮海確查夷情等語。浙江省城緊要。所  
有定海應行籌辦事宜。著劉韻珂與伊里布會同商妥後。即行  
折回省城。飭令文武員弁。嚴加防守。如該夷再來投遞稟帖。一  
概拒絕。不准接收。或有夷船駛近口岸。即行開放槍礮。痛加轟

擊固不可稍涉冒昧。尤不可或形畏憚。總期有備無患。足可制勝。是為至要等因。欽此。遵查倭夷自外生成。赴粵益形桀驁。必應寓勤於防。鐵此醜類。臣節次嚴札所屬文武。於濱海要口。相度形勢。或修理礮臺。或厚築土堡。或派撥兵丁。或團練鄉勇。並示以防勤之法。遇有夷船駛入。施放火礮。該兵勇等祇須蹲避堡內。即不致受傷。俟其船駛近堡。兵勇再施放槍礮。儘該夷竟舍舟登岸。更可協力擒殺。斷不可聞礮潰散。亦不可望船轟擊。現據各處先後稟報。業經遵照辦理。又因兵丁多已調赴鎮海。復飭令多添鄉勇。加意防範。各在案。至浙江省城。不特距海甯州之尖山口。與嘉興

府之下浦各口最近。即距紹興府所屬之滬海頭各口。亦復不遠。且省城之外。支河港汊。環繞紛歧。而錢塘江又繞城三面。實屬緊要。臣自鎮海折回。曾經奏明查勘海甯下浦各要口。再行晉省。及十二月二十九日。行抵蕭山縣。因屆年終。省城五方雜處。深恐漢奸潛跡入城。且糧船聚泊城外。亦恐水手滋事。隨先行返署。督同巡查彈壓。現在省城內外均屬安靜。擬於正月初八日。出省赴海甯下浦一帶。親為查勘。仍趕緊馳回督飭防守。嗣後該夷僮再來投遞稟帖。或有夷船駛近口岸。臣惟有懷道。

聖訓。拒絕不收。並嚴飭痛加轟擊。仍分別移行一體欽遵辦理。以

彰

天威。斷不敢稍涉冒昧。更不敢或形畏葸。再臣欽奉

諭旨。劉韻珂奏請添鑄砲位。以資分布。著即購料集工。趕辦製造等因。欽此。臣前經飭司委員。赴江蘇購買鐵斤。現據省城軍需局司道常恆昌等詳稱。已據江蘇藩司谷會該省鐵斤短缺。難以購備。以事關軍火要需。未便遲延。當查寶浙局。自本年停鑄後。共存滇銅洋銅一百數十萬斤。常恆昌深知銅砲利用。遠勝鐵砲。稟請先鑄銅砲。一面飭令委員。速赴湖北漢口鎮。採買鐵斤。並行鑄造等情。查採買鐵斤。由楚運浙。往返需時。若俟購鐵回省。再行開爐。實屬延緩。

欽差大臣伊里布奏經奏請趕鑄銅礮。臣即查照仰懇

天恩。俯准臣暫行的提局銅四五萬斤。先飭省城軍需局設廠督

工趕鑄。分撥附近省垣要口。以資防禦。俟鐵斤購回。再為

接鑄分防。

諭內閣。劉韻珂奏請趕鑄銅礮等語。著照所請。於寶浙局的提銅  
四五萬斤。趕緊督工鑄造。分撥要口。以資防禦。其銅斤價本俟  
用竣後。覈計銀數。由軍需款內撥還。該部知道。

甲辰。

盛京將軍耆英奏。竊李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年十

二月二十二日奉

上諭。耆英等奏。豫籌海防事宜一摺。據奏西南兩路責成錦州熊岳副都統。督率稽察。並酌備槍礮。曉諭島民。又單開事宜十二條。甚合機宜。可嘉之至。均著照所議辦理。惟槍礮施放。必期有準。著該將軍嚴飭海口弁兵。遇有夷船駛至。度其地勢遠近。足以相及。方許合力轟擊。其各島大小不一。或可歸併遷移之處。著酌量籌辦。總須嚴斷接濟夷船。是為至要。另片奏借用船規銀兩。攤扣養廉歸款等語。此項應需銀兩。著准其作正開銷。勿庸攤扣養廉。仍著該將軍博節估計。覈實支放。勿許稍有冒濫。

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奉

上諭。據惟勤等奏。該處現已挑兵五百名。一俟咨照。即令果升阿

管帶前來等語。著者英睿度機宜。如必須添調防堵。即行飛調。以備派撥各等因。欽此。等伏思奉天海疆。現在安靜。若先期請調吉林官兵。惟恐駭人聽聞。且曠日持久。未免虛糜帑項。

等欽遵

諭旨。悉心體察。如必須徵調。一函具奏。一面咨照吉林將軍。令該官兵等。皇速前來。以便合力攻勦。至防堵未出本境。皆係官員兵丁。分內應當之差。雖行裝等項。不無所需。自應捐廉從事。以稍盡報效之忱。仰蒙

天恩。准其作正開銷。凡有血氣之人。無不激發天良。感而思奮。至費用動支。尤當加意撙節。不敢稍涉冒濫。其島嶼居民。孤

懸海外。僮經夷匪滋擾。在在可慮。愚懦者恐被其擄掠。狡  
黠者尤當防其接濟。上年秋間。岑駐劄南路各海口。目睹  
情形。曾經到切曉諭。飭令遷移。該島民等。以生長海濱。捕  
魚種地。自食其力。一經遷移。必致流離失所。顧懇自固藩  
籬。各為備守。並力陳食毛踐土。斷不敢接濟夷匪。自外生  
成。情詞迫切。且查各島煙戶衆多。一時驟難安插。今蒙  
聖明指示。各島大小不一。或可歸併遷移。岑惟有仰體

皇仁。督率各旗民地方官。相度機宜。設法籌辦。務使該島民等。斷  
絕接濟夷匪之弊。至東三省官兵。素稱勁旅。

盛京為根本重地。武備尤所宜先。才自仰蒙



簡畀以來。即勤加操演。勛以忠義。該兵丁等。尚知奮勉。施放槍箭。亦頗有準。一聞徵調。無不奮勇爭先。力圖自效。復查沿邊。向有蘇拉阿巴。每年跟隨官兵出圍。捕打熊虎。槍無虛發。較之鄉勇。尤為得力。現經選調蘇拉阿巴六百名。分撥各海口。隨同官兵防堵。並教演鄉勇。施放鳥槍。可期收臂指之效。李仍隨時體察情形。如應親往督辦之時。立即星馳前往。斷不敢坐失機宜。復查奉天所屬各海口。水勢深淺不一。必須節節遠探。方不致有誤準備。其夷船停泊外洋。固非槍箭所能及。僅教分駕杉板小船。環附登岸。先行督率官兵蘇拉阿巴。及鄉勇等。槍箭齊發。痛加勦洗。如哨探

夷船聯檣北駛。勢欲猖獗。即調集吉林官兵。合力攻擊。不難立制其命。總期一鼓殲除。以振

國威而懾夷膽。

硃批覽奏俱悉。隨時加意防守。如有逆船闖入。或登岸滋擾。必當相機痛剿。以彰國威。慎勿失算。勉之。

乙巳。

諭內閣。祁埴著馳驛前往廣東。會同江西布政使趙炳言廣東布政使梁寶常。辦理糧臺事務。

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。竊於道光二十一年。正月初十日戌刻。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奉

上諭本日據琦善馳奏。倭夷現在情形一摺。逆夷日肆猖獗。膽敢直撲虎門。轟擊砲臺。計惟痛加勦洗。琦善摺片。裕謙摺均著鈔給閱看。欽此。伏查粵臺奉

諭旨。飭令相機勦辦。粵因浙省現在兵丁除防守口岸外。可以抽撥者。為數無多。即經奏請飭調皖楚等省勁旅。來浙遣用。一面將進兵事宜。豫為部署。以便潛師渡海。水陸夾擊。以期克復城池。曾將酌擬辦理緣由。恭摺陳奏。嗣於本年正月。初三初六等日。兩接署兩廣督臣琦善來咨。知該夷直擊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砲臺。已一被攻破。一被占奪。其情極為猖獗。浙省夷船尚有二十餘隻。勢非單弱。我兵非確

有把握。不便冒昧輕進。以免挫衄。復於初七日。詳細陳明在案。竒先於初十日申刻。接准琦善鈔措咨會。以該夷於占奪砲臺後。勢將直擊虎門。進攻省垣。現在人心恍惚。戰守兩難。不得已。將該夷所請於外洋寄寓一節。先其代為奏懇。其所請於廣州即行開港一節。仍向其竭力論說。若仍執迷不悟。亦祇得從權辦理等情。竒細覈來咨。粵省現在情形。業已萬分緊迫。琦善之量為允許。實因無可如何。作此權宜之計。該夷於琦善允許之後。是否馴順。及琦善曾否准令至廣州開港。此時距該省發文之日。業已平月有餘。竒無從遙揣。惟該省正向該夷撫諭。藉以止息兵端。

浙省若不顧廣東之迫切貿然進剿。無論勝負難期。即使仰賴

聖主鴻福。竟能收復定海。在粵夷人得信。勢必更肆滋擾。該省當失利之後。勢屬難支。設或復有挫失。於大局殊有關係。且江浙兩省之兵。柔肥者多。勁勇者少。潛師進剿。非實在精銳之兵。不能集事。若勉強遣用。一有挫衄。則敵氣愈驕。人心愈沮。必致愈難措手。是以未便冒昧。

硃批覽奏殊深憤懣。不料汝如此游疑畏葸。何能為國宣力也。諭軍機大臣等。本日據伊里布奏浙省宜暫緩進兵一摺。覽奏憤懣。現已降旨。飭令裕謙前來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剿事宜。裕謙

到浙後。即將欽差大臣關防面交祇領。伊里布即星夜回兩江總督本任。會同提督陳化成。並督飭地方文武各員。認真防堵。江蘇各海口。毋許夷船駛入。如有夷船在各海口遊奕。即著併力攻擊。勿再違延。儻有貽誤。恐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。

又

諭。本日。據伊里布奏。浙省宜暫緩近兵一摺。覽奏憤懣。似此畏葸。何能迅速奏功。裕謙平日辦事。尚屬勇往。著即作為欽差大臣。兼程馳赴浙江鎮海軍營接印。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勦事宜。前所調安徽兵一千二百名。湖北兵一千八百名。湖南兵一千名。諒已先後到浙。務當一鼓作氣。克復定海。俾膺想賞。裕謙到浙

後一面傳旨接受欽差大臣關防。一面將寄信諭旨。親交伊里布祇領。原摺一併發去。兩江總督印信。著交給程爾采暫行兼護。另有寄信諭旨一通。著即加封交給程爾采。並令轉交陳化成祇領。

又

諭。本日已降旨飭令裕謙前赴浙江。會同余步雲辦理進剿。喫夷事宜。兼令摘取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。即令裕謙替代。並飭伊里布星夜馳回本任矣。其未回本任以前。兩江總督印信。著即派程爾采暫行兼護。江蘇海口紛歧。現經裕謙布置嚴位兵弁。尚屬周密。著程爾采會同陳化成。小心籌備。毋稍疏虞。欽。奕船。

膽敢遊奕攔近。卽著併力攻勦。毋任乘虛竄入。致干咎戾。

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。竊照前准

欽差大臣琦善咨會。倭逆在粵。桀驁不馴。誠恐愈縱愈驕。勢不能已於轟擊。一經交鋒。恐又各路滋擾。飛咨督率竭力防守等因。卽經臣咨行水陸提鎮標營。將廈門撤回之兵。仍行調往協防。散去鄉勇。趕令團練。其餘各要口。亦酌量添兵戍守。省城鑄就大礮。分別解往安放。以資守禦。業將籌防情形。奏陳

聖鑒。副奉

諭旨。著遵遵將弁。整理礮械。先事豫備。如該夷再來投遞呈詞。一



概拒絕。或夷船駛近口岸。即行開放槍礮。痛加攻勦等因。欽此。復經臣欽遵。飛行沿海各文武。加意防堵。竭力攻勦去後。茲先後准據代辦陸路提臣陶飛熊。暨興泉永道金門鎮稟報。晉江惠安金門大墜梅林一帶洋面。時有夷船五六隻。或七八隻。往來遊奕。尚未駛近口岸等情。正在嚴飭密防間。又接准

欽差大臣琦善咨稱。該夷投到夷書。不候回文。即於次早直攻大角沙角兩砲臺。現在彼此相待。無分勝負。難保不四出滋擾。請即一體防堵等因。查該夷桀驁強橫。一至於此。亟應嚴密防範。如敢駛近口岸。即當痛加攻勦。以示懲創。惟因

洋袤延二千餘里。其孤懸海中。如廈門。臺灣。固屬最為險要。其次如澎湖。海壇。銅山等處。亦皆四面環海。無城可守。至濱海各縣。口岸林立。一帆可達。際此攻守緊要之時。必須多撥防兵。雇募水勇。漁船。以資截擊。購置木筏。以堵竄越。所需口糧。雇值。以及運送軍械。夫價。需費浩繁。所有上年籌備經費銀十萬兩。業經支發無存。現已酌撥泉漳二府銀六萬兩。以供支應。此後雖久暫莫定。而一切費用。不能不寬為籌備。庶免臨時周章。相應據實奏明。請

旨。於福建藩庫籌撥銀二十萬兩。並請

敕部。於福建較近省分。指撥銀二十萬兩。迅即解閩。以資接濟。所

用經費。統俟歲事之日。查照例案。覈實報銷。如有餘存。另行報撥。至閩省本乏大礮。前次奏明。捐製八千斤六千斤大礮三十六門。演試頗能致遠有準。茲查沿海稍次之要口甚多。尚屬不敷分撥。應再添製六千五千四千斤大礮各六門。分撥各海口。以備轟擊。所需工料。即於此次請撥經費內支用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據吳大澂奏嚴飭海口。豫備攻守情形一摺。著照所議。迅速妥為辦理。澎湖等處地方。尤為緊要。務須會同提督陳階平。加意防守。至所奏籌撥經費等語。著准其於福建藩庫撥銀二十萬兩。並著該部於福建較近省會指撥銀二十萬兩。

迅即解赴閩省。以資接濟。其沿海要口。礮位不敷分撥。著即添鑄大礮。以備轟擊。所需工料銀兩。准其即在此次所撥經費內。支給應用。

廣東巡撫兼理粵海關事務怡良奏。查粵海關稅課。每年應徵正額盈餘。共銀八十九萬九千餘兩。以夷稅為大宗。每年所到夷船。不及往年十分之二。蓋由暎夷攔阻。不能進口。船既經停其貿易。而各國之船。又為暎夷攔阻。不能進口。是以六月後。正當徵輸暢旺之時。轉致短絀。不獨與各前任多寡懸殊。即較之豫莖前兩年經徵各數。亦復減少過半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課短絀一摺。據稱粵海  
稅課以夷稅為大宗。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往年十分之二。因各  
國之船。為倭夷攔阻。不能進口。是以六月後。正當徵輸暢旺之  
時。轉致短絀等語。廣東例准各夷通商。其恭順各國。自仍照常  
貿易。倭夷強悍桀驁。阻撓各國生計。各該國豈肯甘心失利。著  
奕山。隆文。祁項。於先後抵粵時。查明各該國情形。果否怨恨。倭  
夷阻撓生計。抑稍有期望於天朝。未能招徠撫綏。以致向隅失  
業。據實具奏。